

DOI:10.16532/j.cnki.1002-9583.2017.03.011

资产阶级二代的美学语法

毛尖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

一、问题鲜肉，霸道总攻

最近小鲜肉招致各种炮轰，陈道明接受电视采访，就说：“现在动不动，什么手破了，什么哪儿摔伤了，什么冬天在水里头、夏天穿着大皮袄，这些都成了敬业，变成演员的功劳，那人家清洁工早上四点起来，怎么就不说人家敬业呢！”大家都是工作，小鲜肉的一个创口贴，纸媒网媒各种角度播报，天南地北粉丝各种呵护，道叔不生气才怪。

而实际情况不止这些，编剧宋方金揭批说，小鲜肉拿着天价片酬却常常在不熟剧本的情况下直接进片场，台词不背嚼口香糖装口型，更大牌的鲜肉就直接拍点表情包，比如钟汉良和 Angelababy 主演的《孤芳不自赏》（2017），大量场景演员只在棚内表演，后期 PS 进房顶进树林进山水。鲜肉抠图进驻电视剧，拍点“生气”、“高兴”、“哀伤”、“狂喜”系列款了事，已经是业内常态，搞得大批中老年演员吐血跟空气跟替身演对手戏，演员张光北就说，自己和鲜肉的对手戏，一直到剧组杀青，他都没见过这位演员，从头到尾他一直和替身过招。

鲜肉忙成这样，连成龙都放狠话：看你几时完！

鲜肉暂时不会完。我的观察是，鲜肉霸屏，远不是演艺界问题。说到底，演员的操守，不是在小鲜肉手上开始败坏的，今天愤怒声讨小鲜肉的很多人民艺术家，也不全是德艺双馨。更应该问的是，在对明星铺天盖地的声讨中，为什么火力集中在小鲜肉，也就是年轻男演员身上？为什么这十来年，小鲜肉的市场这么红火这么招摇？或者说，把鲜肉召唤入场又把他们捧上天的难道只是粉丝行为？

来看去年的纯鲜肉剧（如非特别标注，本文论及的耽美剧首播时间都为 2016 年）。



《上瘾》剧照：顾海与白洛因

2016年以网剧《上瘾》开场，但此剧不久即被下架，因为被标签为“校园生活”的这部《上瘾》其实是一部耽美题材。此剧剧情简单粗暴，不同阶级的两个单亲家庭男生，从互相抵触到尽情接触，一路颜值开道。相比同类网络剧的重雷重污，《上瘾》相对而言算纯情，男主一个叫白洛因，一个叫顾海，两人都是唇红齿白地道鲜肉，无数观众由此把自己的网络签名改成：“如果我是白洛因，你会是顾海吗？”

《上瘾》出场便吸粉无数，被禁播后引发网络一片哀嚎，面子上这些人气多跟原著编剧柴鸡蛋有关。柴鸡蛋是国内耽美界大腕自带千万粉丝，她的《逆袭》《势不可挡》也都改编成了网剧。在她的故事中，白洛因和顾海这对CP是典型人设，而柴鸡蛋所要呈现的人物关系，用此剧广告，就是：“有一种人，就像毒品。沾了一口，此生难戒”，对应剧名，也即两男主名字的合体，“海—洛因”。顾海扮演“霸道总裁”角色，天子脚下首长子，但只对白洛因一个人好，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地好；白洛因是沦落风尘的白雪公举，渐渐被顾海浇灌出了心头花，终于“洛因”被“海”攻下直至被“海”冠了名。

从故事线看，《上瘾》就是一个玛丽苏

故事，可是谁都看得出来，凭藉男男设置才让此剧成为话题，从上网风靡到不足月夭折，都因鲜肉风光，剧集也多次特写两人脸蛋两人肉身两人的短兵相接。白洛因晕倒，顾海幸福地把他背到校医那里，然后驱赶掉也想呵护白洛因的男生，等洛因醒来发生一场对话——

洛因：你能不能别搭理我了？

海霸道拒绝：我做不到。

洛因：你是不是有病啊？

海：我就是有病。

洛因：有病就吃药。

海：你就是我的药。

“你就是我的药”，这句台词，从上世纪40年代《倾城之恋》里的霸道始祖范柳原口里说出来后，被很多影视剧征用过，但腐女界认为，顾海说得最气派最霸道，而无论是顾海的气派还是他的霸道，都是因为他不光有钱，还跟这些年胡歌扮演的苦主一样，是有势。至于这种有势，绝对不是顾海的单人气场，打开新世纪以来的耽美剧，我们发现，霸道总裁们用着一模一样的动作和姿势——画面对角线切割，强力攻45度角贴着小受兽——以准色情方式向越挣脱越甜蜜的恋人呼喊：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你的梦也是我的！

如果校验一下文化时刻表，会发现，问题鲜肉的出场，恰巧暗合了总裁二代的登场，这十五年，年轻总裁越来越显得性向模糊，影视剧也很起劲地为霸道总裁们标配一个个美人（男）搭档。2001年，《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是霸道总裁的初级版，当时道明寺身边已经有基友花泽类等三人，不过道明寺基本直男一心一意追杉菜，而民意显示，

新千年的观众已经开始热烈期待道明寺放弃杉菜，尤其少女论坛都呼天抢地：让道明寺和花泽类在一起。

今天，影视剧还在复制《流星花园》款的F4美人结构，比如《上瘾》《双程》都是四美人（男）设置，编导也都知道，只有让道明寺和花泽类擦出火花才可能刷屏当下，因为，资产阶级富二代的登场方式，其语法形式恰巧是耽美的。

二、资产阶级二代，耽美的语法

耽美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已经不是新鲜话题。基本上，耽美的热火跟中国经济呈同步增长曲线，只是耽美论坛不讨论声名狼藉的金钱和现实主义的生计问题。对耽美作者和读者而言，现实的不完美成了让他们屏蔽现实的动力，他们以享乐主义的方式图解人生，藉此和他们的欧洲祖先取得精神联系，但他们强调“BL（boy's love）至上因为不涉繁殖”，不是因为他们真颓废，是他们觉得这样很唯美，所有的主场CP，都沉溺在生命最初的奶白色宫殿里只从少年轮回到少年，生老病死功名利禄这些“庸常的事”，全部扔出宫殿。

耽美书写自饮自醉，也因此，九十年代耽美刚刚登临大陆时，还是青年亚文化中的亚文化，当时很多年轻女孩喜欢耽美，网络签名既大方又遮掩：世界随时要坍塌，既然我得不到他，就让他们在一起吧。而刚出场的国产耽美作品也带着一点自我亚文化的气息，在模仿源头作品日本耽美动漫耽美小说时，都很喜欢声言自己的小众性，当时发育出来的耽美语法，也都往小而精路子走上走，类似最受引用的一个耽美转换——

普通写法为：他喝着冰凉的啤酒，却不小心从大开的嘴里流了些酒出来，他连忙伸出舌头舔了舔。

耽美写法是：他喝着冰凉的橙色液体，却不小心从他半张的薄唇间溢出几丝残汁，他微吐出红舌意犹未尽地舔了舔。

这里，无论是“大开”变“半张”，“流出”变“溢出”，“一些酒”变“几丝残汁”，还是“伸出舌头”变成“微吐出红舌”，都传达了耽美的少女属性，也因此，最初十年，耽美论坛几乎是少女天地，同人女的年龄也持续走低。然后渐渐的，耽美不再是一种文类，和玄幻、穿越、武侠等合流，最近很火的一个案例，风传抄袭了耽美界大神之作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2017），就表明了仙侠类题材对耽美的严重依赖。《三生三世》中，最好的感情形式，都出现在男男之间，墨渊宠十七，白真恋折颜，风调雨顺的耽美关系，平衡了整个剧的俗情俗调，也展示了耽美源的BL之美。

其实，网络作者都看到了耽美的潜力，这些年的网络小说大赛，耽美已经不是一家独大的问题，用一个流行的段子来说，把耽美类排除掉，就没网络小说了。所以偶像剧中的霸道攻身边有一个深情款款的柔美受，在网络世界，只是常态。

这些霸道总攻和他们的精致受兽，都有小清新的姓或名，在《上瘾》中叫“海—洛因”，在《重生之名流巨星》中是“封景—云修”，在《烟袋斜街10号》里是“梁泽—杭航”，在《逆光源》中是“方源—染光”，在《双程》中是“陆风—亦辰”；富二代更经常扮演强力攻，他们的金钱态度还都是道明寺体，“别总拿钱来说事！我还真讨厌你们这些草根阶

级无聊的自尊心，有钱长得帅是我的错吗？”跟他们霸道的方式匹配的，是他们的绝世容颜，他们“邪魅、致命、豪华”，又“野蛮、有力、挺拔”，他们都有“清澈、冷冽、迷离”的眼神，不过一旦爱河沉沦，就“狂热、不羁、痴傻”，他们出场都“性感、高贵、淡然”，和他们勾连的家政属性词语是：少爷、管家、家族、继承；和他们勾连的社会属性词语是：集团、股票、亿万、跨国，总而言之，他们既玩世不恭又令人窒息，他们因为高高在上饱受误解，但似乎一直人畜无害，他们在情场上祸国殃民但骨子里专一深情，他们玩的重口游戏也就是比个尺寸，用的重口词汇也就是“硕大”、“来硬的”。本质上，这是一个被既浮夸又抽象的词汇构筑的世界，比童话中的金钱更来去自由，他们把“天荒地老”挂在嘴上，却时不时作出“哪管洪水滔天”的动作，他和他的相遇相爱，永远是一种矛盾的设置，永远是“不可思议”和“惊世骇俗”，但是造成他们隔阂和痛苦的却是一些特别封建保守的观点，比如《上瘾》中的双方父母再婚问题，一切，如同耽美作者在描述他们时，喜欢用的借代语法，藉此既表达黄暴又避开黄暴，类似“他的坚硬和他的坚硬相遇”，内核却是小心加小清新。

这种语法特征符合资产阶级公子的文化表演。跟耽美剧一样，资产阶级二代希图唯美地进入文化舞台；耽美喜欢断代史，作为精英文化和商业代表的资二代也不想让观众看到他们父辈手上的血或茧；耽美剧把BL预告为“世界第一初恋”，资二代接过这个口号，把自己重新放回伊甸之初，所以，今天的种种鲜肉耽美剧，几乎都是资本的面具演出，资产阶级公子们的优胜美地。在这个意义上，鲜肉剧不仅

不会完，还可能哺育出影视新款式。

三、参与感情，参与历史

晋江文学网站是大陆耽美重镇，戎葵是其中一个重要作者，说到为什么写耽美，她的说法是：如果写言情的话，女主角只能参与感情，却不能参与历史；而在耽美小说里，主人公可以同时参与感情和参与历史。

耽美剧同时参与感情与参与历史，这个说法，得到不少耽美作者的认可，不过我最初看到时，完全不理解，所谓耽美，难道不是要重感情去现实吗，耽美剧不都是严重排斥历史的吗？耽美剧的CP主人公连自己的个人史都不想要，出场和退场时一样冰清玉洁永远亚当，顶多在“番外篇”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顺便领养一个痴情女的遗孤之类，他们怎么进入历史参与历史？而且，耽美剧中，除了男男人设，情节细节和言情剧基本没有区别，比如，在大量粗糙简陋的攻受回合中，编导最喜欢用来改善并增进攻受关系的，和琼瑶剧一样，耽美的虐法和琼瑶的虐招也没区别，无非是受伤生病加误会，比如在风评不错的《双程》中，陆风和亦辰经历过几次虐心后，亦辰终于明白了陆风的真心，他跑建筑工地找陆风，在工地上跟在T台上一样玉树临风的陆总一看心上人来了，马上摘下自己的安全帽戴在小受兽头上，与此同时，编导帮忙，工地飞下几块砖头，华丽丽的陆总立马挺身掩护娇滴滴小受，如此，陆总脸颊上的一点腮红伤解决了所有的感情误会。

资产阶级的皮肉伤，跟小鲜肉的邦迪伤一样，戏里戏外都是一个感情机关，陈道明没搞清楚的是，这道小伤口，不是为了表达敬业，是虐情需要。也因此，我仔细想了想

戎葵的话，难道是说，因为霸道总裁是在工地受的伤，所以，他就不仅感情而且历史了？

看了一年的耽美小说和耽美剧，我修正了自己的理解。

2016年耽美剧，有一大半都是校园剧，当然，这跟耽美的BL设定有关系，不过，我的重点是校园。一般情况下，影视剧中的中学也好大学也好，宿舍情况都被表现得非常前态，人际关系火火热，卫生状况脏乱差，可以拿《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为例，里面的大学宿舍跟黑社会的地下赌场差不多，但是，《类似爱情》(2014)也好，《双程》也好，大学宿舍一个比一个粉嘟嘟，大学生也一拨比一拨白富美，大学校园里不仅奔驰着豪车操场上还能停直升机，搞得泰国的“中国耽美剧粉丝”都想到大中华来上大学，个中情形类似上个世纪我们看韩剧，以为韩国人的平均颜值亚洲第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尽管我们耽美剧的制作水准整体而言低又廉，但是泰国越南这些国家却开始越来越起劲地翻拍我们的耽美剧，这个，虽然肯定不是戎葵所谓的“参与历史”，却是鲜肉少年们最直接参与历史的实效记录。

资产阶级的娇生子，一定想不到他们会以这种方式为国争光，而在积极的意义上，这些光鲜亮丽的霸道鲜肉，这些极端个人主义者，可能的确以他们自己也木知木觉的方式，承担了国家主义的美学宣传，就像他们在大量耽美仙侠中，所扮演的“上仙”、“上神”角色，他们开天辟地成了美艳不可方物的始祖始仙，而当他们为了全族舍身封印，那简直是国家个人合体的瞬间，尽管这种舍命封印其实是为了让剧中爱情转世把耽美之虐进行到底。

藉着这些暧暧昧昧的瞬间，耽美剧完成了个人美学对国家主义的霸占。耽美剧中不少霸道攻是军人后代，或者家族生意是房地产这些重镇，说起来，无论是“军队”还是“房地产业”，都不是新世纪以来的口碑场所。但是，新中国的这批华丽小兽们以他们“紧绷的肌肉和衣衫”、“正直刚毅的表情”、“骄阳下的美丽和骄傲”重新代言了军人代言了房地产业，他们把国家审美化，把产业审美化，把道德审美化，他们一边说着“即使全世界都背叛你，我也会站在你身边背叛全世界”（《一夜能有多少情》），说着“我不怕下地狱，我怕的是地狱里，没有你”（《马夫》），一边也说着，“如果你在身边，我当然是运筹帷幄，目光远大的容恬”（《凤于九天》），以这种方式，他们宣告未来的乌托邦只受感情的统治，而在这个乌托邦里，霸道总攻通过把所有的话语变成审美话语，他们便愉快又便捷地掌控了所有的话语权，所以，当他们说着，“只要你要，只要我有，我统统都给你”（《神玉》），“每个人心底都有一只妖孽，就算踩死碾碎风干磨成灰也无法消失，但总有获得小小幸福的权利”（《妖孽横生》），他们就成了这个世界的发号施令者。

这个，应该才是真正的既参与感情又参与历史。

就此而言，突然爆群的影视界小鲜肉，只是资产阶级二代的登场预演，他们会不会真正成为问题鲜肉，就看未来世界能不能征用他们的美学语法。倒过来说，也许只有能超克他们美学语法的，才可能拥有未来。用耽美小说《谈判专家》中的语法，只有让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撕开自己的衣服，你才能拥有未来的谈判资格。